



中国现代文学

吴组缃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吴 组 缙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计 蕾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小 说

离家的前夜	3
两只小麻雀	10
小花的生日	24
栀子花	35
金小姐与雪姑娘	48
官官的补品	63
菖竹山房	78
黄 昏	86
卅字金银花	95
一千八百担	105
天下太平	145
樊家铺	170

女 人	202
某 日	207
铁闷子	224

散 文

扬州杂记	251
村居记事二则	263
柴	273
泰山风光	283
差 船	302
副官及其他	312
谈 癖	333
敬悼佩弦先生	342

吴组缃小传

吴组缃主要著作书目 354

小 说

离家的前夜

堂厅里黑漆漆地。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

“乖，宝宝，吃奶奶，吃奶奶。”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

“呵呵呵……”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莫哭，莫哭。”奶娘说。

小鸠不哭了。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坐在桌旁的是母亲，她皱着眉头，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一手抱着小鸠。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注视着灯火。泪珠挂在小颊上，时时摇动着头，发出哭后的啾嚅。奶娘靠在旁边，在桌上转着铜子。一共三个铜子在转，奶娘的手很灵捷，倒了这个，又转起那个。

“鸠，好玩呀，暖！”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一边笑着逗小鸠。

“嗯，嗯。”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很高兴地啾呀着。

“嗯，嗯，鸠也转，鸠也转。”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鸠来，把铜子给了她，说：“奶娘真疼你呢，小宝宝，你自己转。”

小鸠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样？”蝶低声地问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说什么，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

“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现在的世界不同啦，要读书，——结了婚还要读书，生了孩子还要读书！真是新花样，女人读书有什么用！”

“少奶奶毕了业，会当女教习先生，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这福气！女人毕业有什么用！这种狠心的，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

“妈，妈，妈，妈……”小鸠凄楚的稚音。

“宝宝，这是你的妈呀！”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你还想她做什么？——宝宝，乖乖。真是可怜呢，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一口奶也没吃。真是可怜的孩子！犯了什么法，叫人受饿罪！”

“鸠，暖，多好玩呀！”奶娘说。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

“娶什么女学生！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女学生是一朵花呀，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还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

“赫赫赫！……”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你还笑！”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

“妈，妈，妈，呵呵……”小鸠又凄切地哭喊了。

“饿了啦！”母亲喊着说。

“小宝宝，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娘又在逗小鸠。”

“呵呵……”小鸠哭得更厉害了。

蝶站起来，很快地推开耳门，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

小鸠张开小口，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亲说：“妈来了，妈来了！”小鸠看见蝶，张开手，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口里亲热地喊着：“妈，妈，妈，”泪还不住地向下滚。

“真是活冤家！”蝶红晕着眼眶说，“乖，不哭了！”

小鸠果真不哭了，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亲热地撒着娇。蝶把钮扣解开，露出乳来。可怜的孩子！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但是凑凑切切地，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发出啾啾的余声。

“你看可怜不可怜？”母亲感动地叹息着。

“其是痴东西！”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半似自语，半似教训地说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还要择东捡西的！假使你仍死了呢，你不活了？”

“说得真好听！母亲又怒又笑地说。

此时大家都无声了。那个奶娘无事可做，在旁边腼腆地搓着两手。

小鸠含着奶，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

“可怜的孩子，”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饿了，又哭得疲倦了，现在一吃饱，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怜的！”

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母亲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到明天再作道理。

我走向卧室里，蝶躺在藤椅上，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侧身向里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么值得哭的呢？快到一岁的孩子，那里这么容

易换奶？——慢慢地，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受！”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

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地燃烧，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她怎能过得下去？蝶说：“在校里读书，多么新鲜活泼！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干枯的，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我是个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

我爱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房里静悄悄地。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我懒懒地穿好衣服，找到后面厨房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昨晚的那一层愁云，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

“你起来了？”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么？”

“肝，醋炒猪肝，怪难吃的。”她皱着眉，摇着头说。

“吃这个做什么？”

“止奶呢！”她高兴地说：“小鸠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早起，奶娘来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和她玩了一会，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没有哭。现在我叫奶娘抱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知道熟了就会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么着急！”

“这样子，我俩明天就动身。”她一时真高兴。

“好，只要你愿意。”

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料理；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去去。我们也都答应了。

“不知道她家里干净不干净？邻居怎么样？屋舍怎么样？”我说。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小鸠的衣服，东西去。”蝶一边回答我，一边又和女佣人说：“张妈，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哭不哭？现在在那里作什么？奶娘待她怎么样？”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说。

“可是现在我不敢去；去了，她会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见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说着，眼就红了。

蝶中饭也不吃，忙着把小鸠的衣服，玩具和零星东西打点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她脸色苍白得可怜，眼也变得滞钝了，泛着凄清的弱光。

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说。

“不要紧……”她哽咽着嗓子，向藤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

蝶虽然年青，但也是具有强烈的母爱的。青春的火焰鼓动她振起，前进；但等她丢开了孩子，预备振起，前进时，她顿时发觉已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心已经空虚，怅惘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吃晚饭，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里去。

“你吃了饭再去。”母亲慈祥地和蝶说，“我和你一块去看看。”

“我吃不下。——晚上，路难走，你老人家莫去。”她说。

“少吃一点，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饿出病来怎么办？”我

也怂恿她。

“没有的事。我饿了，我自己会吃。不要紧。”她说说着就和张妈去了。

我到外面去辞了行回家，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蝶很兴奋，同时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小鸡在她怀里又跳又唱。满屋里喧哗着，有的赞叹，有的怜惜小鸠。

“怎么她又回来了？”我看见小鸠在她怀里，不免惊奇地问。

“这孩子真了不得！”蝶含着柔弱的目光，兴奋地说：“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进去，只在房外坐着。小鸠在房内，正和许多左右邻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兴。以后，我和奶娘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她在房内就听出来了。她也不玩了，摆着头，嗯，嗯，嗯地遍处望；望不见，她就妈，妈，妈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暖，你慢慢说。”

“我忍不住了，走进去。我说：‘咦，你还认得我呵！’她喜得打起格格来，望我怀里扑，又跳又唱。唉，那样子我真说不出！抱到我手里，唉，那种快乐的样子！她就不放我了。这个抱，她不要；那个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来。”

“今天就让她在家里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两手拍着。她摆着头，紧紧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亲不作声，只是叹息着。

小鸠在奶娘怀里吃饱了奶，——蝶的奶上涂着黑墨，小鸠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们卧室里来了。

我，蝶，小鸠，我们三个人都睡到床上了。小鸠高兴地爬着，滚着，嘴里又咿呀地唱着。蝶说：“你喊爸呀。”小鸠就滚到我身边，昂着头，窝着小嘴喊：“爸——”蝶说：“你喊妈呀。”小鸠就又滚到蝶的怀里喊：“妈——”她玩了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

“你也静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这样疲弱了，说

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强动身的，饭又不吃……”我说。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赶上考期的。”

夜阑了。只有蚊虫的鸣声和时钟的摆动应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一手护着酣睡的小鸠，不时地耸动着肩，吐着长气。

“你还没有睡着？”

“唔……”显然又在抽咽了。

“不要哭，好姑娘。”

“我的奶涨得痛。”

“过一两天就会好的。你静心睡，不要胡思乱想。”

“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点。”

我把身肢靠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了我，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读书了。”她紧紧地把我一抱，就伤心地低泣起来了。

“你把胸襟放远一点。”我抚着她的发，不禁也黯然了。

蝶索性大声痛哭起来了。

小鸠也醒了，在蝶怀里钻动着。

蝶一边哭，一边拍着她。

一九三〇、一、九

(原载 1931 年 7 月《妇女杂志》第 17 卷 7 号)

两只小麻雀

我的好友张兆佳夫妇和他们的可爱的小槐子都回他们的故乡歇暑去了。他们的故乡是一个有趣的去处。我要求他们到家后把那有趣的生活详细告诉我。兆佳就寄来这一束东西,说是从他太太的日记里节录出来的。

—

洗了澡,走到院子里来。佳捧着一只玻璃杯,在石榴村旁捉火萤;捉着了一只火萤,闹着要拉我的头发下来“弹棉花”。所谓弹棉花,最是残酷的游戏:扯住一根头发,把萤的腹部在上面搓弹,发亮的东西天花乱坠地落下来,一只快活美丽的火萤就好端端地送死了。

“别作孽呀,它活它的,你活你的,各自享有其生命。”我像说道

般地说。

“真是慈悲的姑娘！”他笑我。

我逼他放去了手里的火萤，拉他在竹床上坐下来。我们先谈着北方的好天气，渐渐谈到我们这阔别一年的故乡来了。佳吐了一口气说：

“如今，我们村里有三多。”

“那三多？”

说着，母亲也挈着小槐子出来了。母亲说：“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男子！”我和佳都笑起来。我问佳是不是这三多？

“我说的却不是这三多。是断墙破壁多，抽鸦片的小伙子多，还有猪屎多！——少一件也算不得中国的现代乡村，少一件也算不得彼落了的封建乡村！”

“养畜生，我最讨厌猪。”母亲坐到藤椅上，抚着槐子的头说：“又脏，又难看。——槐子，你喜欢不喜欢猪，黑猩猩？”

“黑猩猩。我不喜欢。”槐子英明其妙地答。

我说我如果在家里不出去，一定要多养些小动物：小羊子，小白兔，鸡儿，鸭儿，……都养在院子里。佳说他幼年的时候，最喜欢小麻雀，从红颗颗的小雏儿，养成羽毛丰满的大麻雀。有一次，他养了一只最有趣的小麻雀。冬天在自己的身畔飞；放它飞出去了，一回儿又飞回来。肩上臂上由它栖息。有时伸出小啄儿来在脸上轻轻地啄，不痒不痛的真好玩。我不相信这离奇可爱的故事。

“你这些话呀，也并不是自己编的，倒是从外国童话上直抄下来的”

“你问母亲是不是真的！”

“句句是真的！”母亲安详地说：“早上上学去，麻雀也携了去；晚上回家来，麻雀栖在肩上同回来。后来被大伯娘家的黑猫儿咬死了，他哭了三四天。大伯娘答允买小白鼠赔偿他，他才罢休。那

是——让我想想看，——那是他八九岁的事，比槐子大三四岁啦！”

槐子听得出神，半晌才靠到我的怀里来，小手指摆在口沿上，仰着头急切地说：

“娘，我要小麻雀！”

“这可谈出事来了！现在你们给他小麻雀。——槐子，叫你爸爸给你，是他先谈的。”

“你也要麻雀？”母亲欢喜地说：“你倒说说看，小麻雀是个什么样儿？”

“小麻雀，——”他咿唔了许久，始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到后才挣着说：“笼里。芸芸家里。——有毛。叫！”用手比着笼子和毛。

我们都笑起来。小玉站在廊下，笑着解释，说是今天早上带他到大伯娘家里玩，芸芸有三只小麻雀。他当时就想要。芸芸一只也不肯给他。她哄他说回来找娘要。

大家正笑着，一个黑影子进了侧院门。天已经快夜晚了，除了几点流萤，四围只余着一团模糊的淡墨图了。我们正要问来的是谁，小玉却高喊着说：

“槐子，槐子，你的妈来了！”

槐子的奶妈已走近我们身边了。提着一只蔑篮，一个衣包，喘息着喊了我们。说听到我们托老三哥搭了口信去叫她来，她当天就想来；只是家里许多事，直到今天才弄完。奶妈还是一年前的旧样子，没有多少话说，放下篮子，捞起衣角来抹汗，许久才蹲到槐子身边，拉着槐子说：“小宝宝，还认得妈不？”槐子却生疏了，向母亲身边让。

我们都到堂厅里来，看见灯光都皱起眼皮来。奶妈坐立不安地，重又蹲到槐子身边去，说：“槐子，槐子，你不认得妈了？”槐子瞪着两只大眼睛，只是不作声。奶妈站起来叹了一口气，放着轻弱缓